



龍少之絕

金庸著

張

秋之墓

疯女三绝

(下)

金庸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疯女三绝

(下)

金庸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人民出版社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字数：21千字

印数：1—10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

ISBN7-227-00275-1/I·57

※

全套(上、下) 定价：7.8元

目 录

第九回

拘魂令从天而降 为揭谜再闯难关……
..... (225)

第十回

马疯子故设圈套 蒙面人来去无踪……
..... (244)

第十一回

女判官掩面宣杀 查玄坛代人诛命……
..... (274)

第十二回

法华寺深夜割头 伏虎山庄主丧命……
..... (292)

第十三回

报血仇斩血阎罗 返家门奔天台山……
..... (311)

第十四回

流浪汉暗受三味 医禅师顿生疑窦.....
..... (334)

第十五回

施妙药栖身虎穴 放暗箭为除异己.....
..... (355)

第十六回

中奸计马速遇难 决雌雄孙奇逃命.....
..... (381)

第十七回

揭阴谋伏心赎罪 血雨令使者遭殃.....
..... (402)

第十八回

明大义联手结盟 为武林同舟共济.....
..... (429)

第九回 拘魂令从天而降 为揭秘再闯关

照神话的说法，判官一手拿生死簿，一手拿判官笔，在阴司里算个起码官，专记录人的生死，只要笔一点下，就注定了被点者的命运。

判官，使人联想到善恶报应。

判官，意味着死亡与恐怖。

阳世间的武林中，竟然也出了判官，而且是女的，同样主宰人的生死，而被判该死的人，没有怨恨，没打算逃避，甘心认命。

这为什么？

作恶多端的黑道人物固属罪有应得。

侠名昭着的白道人物，又为什么甘心受死呢？“

天下没有揭不开的谜……

小雨之后，黄土大道上尘灰不扬，唐煌走在这条黄土路上，一步一步，是那么踏实稳健。

黄土大路右侧方，有座破庙，名符其实的破庙，栽在杂草里，东塌西歪，大门只剩下了半扇。

庙匾斜吊着随风晃动，正殿断了脊徙中间下陷，仿佛展翅欲飞的鹰翼。

不用说，这庙早就绝了香火，即使连乞儿也屑光顾。唐粗正走向这破庙。

阴沉沉的天，景色一片凄凉。

唐煌没进庙，从侧方绕到了庙后，庙后是片草地，他走到草地中央，停住了，像他走路的步了一样稳。

停住之，他便不再动了，笔直地站着，连头也不会转动。

他是在等待猎物？

他是应约而来？

他抑是另有目的？

静静地站着，已经很久了，他依然一动也不动。

蓦然，一声厉啸，割破了死寂的空气遥遥传来，从啸声判断，来者定是个武功高强凶狠的角色。

唐煌仍然一动也没动的站着。

一条人影飘浮现场，隔数丈面对唐煌，是个瘦削的中年人，脸色跟此刻的天气一样，阴沉得怕人。

唐煌冷冷的目光，照在对方的脸上，寒飕飕地道：

“我以为你不来了！”

中年人以更冷的声音道：“笑话，我为什么不来？‘雪狼’，沈燕山可也是脑袋上可以磨刀的人物，约好了在此地见面，当然会来。”

话锋一转，又道：

“这约会到底为了什么？”

唐煌道：“杀人。”神色丝毫没变。沈燕山目芒一闪，道：“杀谁？”

“你！”一个字，简单、干脆。

沈燕山脸皮抽了抽，道：“为什么？”

唐煌冷冷地道：“太白楼卖唱的父女，老的被杀，少的被奸污，结果少的悬梁了，是谁干的好事？”

沈燕山不加思索地道：

“是我干的，没错，只怪老的不识抬举，那小娘们拿翅，白花花的银子竟然往沈大爷身上砸……”

唐煌打断了他的话道：“你只承认就行，别的不必说了。”

我现在什么都可以承认，反正……

“反正什么？”

“我这颗狼头已经有人订了，你想拿也拿不走。”

“谁订了你的脑袋？”

“比你要高一级。”

“谁？”

沈燕山一个字一个字地道：“女判官。”

唐煌那少有表情的脸居然变了变，脱口道：“女判官？”

“女判官”是近日传闻江湖的一个神秘而恐怖的女人，谁也不知道的她的历，只是她似乎真的操纵江湖人生杀之权。

而最怪的是，被他所杀的人都心甘情愿，没说过有人反抗。

沈燕山阴阴地道：“你惹不起吧？”

唐煌冷声道：“江湖上还没有姓唐的不敢惹的，她要你的脑袋，我要你的命，彼此各不相干。

沈燕山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展开，亮向唐煌，口里道：

“这是女判官的拘魂令，如果看不清楚，可以上前些。”

唐煌运足目力望去，只见上面正中五个大字，“雪狼沈燕山”，名字上点了一个红点，旁两行小字，写的是k k

“阳寿尚余十日，速处理生前未了事。”

唐煌眉头皱了皱，这真旷古奇闻，女判官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判人生死？

沈燕山收起拘魂令，行所无事地道：

“这是三日前接到的，算来我的日子还有七天，你想想看，一个注定了要死的人能不趁机会乐一乐么？所以我玩了那卖唱的小妞。”说完嘿嘿一笑。

唐煌吹了口气，道：“亏你还笑得出来！”

沈燕山索性大笑起来，笑够了才收住笑声道：

“我雪狼把生死从没放在心上，难道要我哭？真可惜，我从懂事以来，从没哭过，根本不会哭。”

“你甘心等死？”

不反抗？”

“何必做那多余的事。”

“你也不想逃？”

“逃？被女判官判定了生死，往那里逃？”

唐煌略作沉吟，冷酷地道：“我在看到那对可怜的父母之后，就打定主意要你的命，而我一向不改变主意，所以还是要你的命。”

沈燕山一挑眉，道：“别说得那么肯定，你把我雪狼看得这么稀松，说要命就要命？告诉你，没那么简单。”

唐煌一弹步，迫到一丈左右，冷声：“你可以自卫。”

“怎么自卫？”

“拔剑。”

“如果我不拔剑呢？”

“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仍然要杀你。”

说着，唐煌的手按上了剑柄。

沈燕山斜瞟着唐煌道：

“你杀不了我！”

唐煌道：“事实会告诉你。”

沈燕山冷冷地道：

“凡是被女判官判定生死的人，谁也无法要他的命，这一点，你最好是相信。”

唐煌拔出剑来，道：“我就不相信这个邪！”

“哼！等着瞧吧！”

“你拔不拔剑？”

“不拔。”

唐煌的脚步向前一迈，冷冷地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最一个字出口，手中剑已劈了出去。

“住手！”

一声怪叫，倏告传来。

唐煌硬生生把劈出的剑撤了回去。

一条人影，像喝醉了酒似的，高一步低一步，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沈燕山脱口道：“马疯子！”

唐煌心中一动，他久闻马疯子之名，但一直没有正面相对过。

马疯子停了身形，大概是两条腿长短不齐的关系，人站在着肩膀是歪的，难怪他走路时歪歪斜斜。

从头往下看，头发像蓬乱草放在头上，眼睛一大一小，看人时，自然是瞧不起人的神情。

不知是装不对地方，还是小时候硬被扭动，鼻子歪在一边。

稀松花白的胡须，掩不住两颗大黄牙的嘴。

一身青袍，似乎穿上身后就没有洗过，脚底下的棉鞋是倒置的，这份德性，即使是生来不会笑的，也会破例。

这就是武林第一怪物！丐帮长老马脸丐马疯子。

马疯子一大一小的阴阳眼直瞅着沈燕山。

沈燕山步步后退，似对这怪物十分忌惮。

马疯子不见作势，一下子便到了沈燕山身前。“啪啪”就是两记耳括子，沈燕山角挂下了血丝。

不知是马疯子出手太快，还是沈燕山不敢反抗，他

硬挨了两记我，摸摸指印清晰的面颊，他连屁也没放。

“雪狼”沈燕山是江湖上狠人中狠人，居然甘心承受马疯子的这两记耳光，说出去谁也不相信。

马疯子戟指沈燕山道：

“你这个忤逆子，竟然在外面惹事生非，跟人动剑玩命，如果有个三长两短，老子倚靠何人送终？”

沈燕山咧了咧嘴，没开腔。

真是老子打儿子么？

唐煌不由傻了眼。

马疯子气呼呼地一把揪住沈燕山的胸衣，怪吼道：

“你如果再不听话，老子宁愿断子绝孙，一巴掌劈了你。”

沈燕山仍然没有反抗。难道沈燕山真的是马疯子的儿子？可是一个姓沈，一个姓马，而且也从没江湖人提起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疯子大声喝道：“以后你还敢不敢？”

沈燕山期期地道：

“我……我……”

马疯子瞪眼道：“什么我，我的？”

沈燕山脸皮微微抽动了数下，低音说道：“儿子以后听你老人家的话，再也不敢惹事生非了。”

马疯子放了手，道：

“这还像句一句话。”

唐煌一头玄雾，根本弄不清是怎么回来。

马疯子挥手道：“你不不快滚……”

“是！”沈燕山转身便走……

“不许走！”唐煌一闪身截在前头。

马疯子行上前道：“你小子是什么意思？”

唐煌冷声道：“要他的命。”

马疯子怪叫道：“什么？你要我儿子的命？小子，告诉你，他的命是给的，除了我没人有资格要他的命。”

“小子”这两字相当刺耳，唐煌第一次被人唤作小子，心里头大不是味道，直视着马疯子。

“他真是你的儿子？”

“这还得了吗？”

“他为什么不姓马？”

“姓什么都一样。”

“哼！我真不相信……”

“反正他是我儿子不假。”

“你知道为什么要杀他？”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他的手段好狠，奸污了一个卖唱的少女，又杀了她老子，少女羞愤自尽，这种人是不是该杀？”

“当然该杀！”

“那请我老让开……”

“不，不成。”

“为什么？”

“他是我儿子，不能让你杀死他。”

“办不到。”

“办不到你就先杀老夫吧！”说着，指向唐煌。

唐煌本能地闪了开去。

马疯子扑空，摔倒地上。沈燕山却趁这个机会闪电般的离去，待唐煌发觉想追时，沈燕山已消失在林木之中，使唐煌感到啼笑皆非。马疯子索性坐在地上，口里嘀咕道：

“岂有此理，当着我老人家的面要杀儿子，这成什么体统……”

唐煌气不过道：“阁下是真疯还是假疯？”

马疯子蹦了起来，叫道：“什么，你说老夫是疯子？”

唐煌冷冷地道：“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阁下这一套免了吧！”

马疯子突然怪笑道：“如果老夫承认是疯子，你请老夫喝酒？”

唐煌忽然想起沈燕山说过的那句话：“凡是承女判官判定生死的人，谁也无法要他的命……”

马疯子装疯卖傻，故意助沈燕山脱身，莫非……心念之中，冷冷地道：“阁下替‘女判官’做事的？”

马疯子偏起头来道：“女判官？城隍庙有判官，是男的，普天下没听说过判官有女的，怪事……”

唐煌冷声道：“在下一向最讨厌装疯卖傻！”

马疯子狂声道：“女判官是你说的，老夫没说。”

就在此刻，一条机巧的人影飞泻入场。“什么女判官？”

来有是个二十左右的绿衣少女，很美，俏丽动人。

马疯子指着绿衣少女道：“他说的女判官就是你。”

绿衣少女不理睬马疯子，明亮的大眼睛望着唐煌道：“你认识女判官？”磁性的声音，扣人心弦。她长得好象慕容婵。

唐煌定睛望着绿衣少女，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她会是女判官么？从她矫健的身材看来，当是个不凡的高手。

当下反问道：“姑娘认识女判官？”

绿衣少女道：“这是我问我的话。”

唐煌道：“在下转问姑娘也是一样。”

绿衣少女噗嗤一笑道：“你这人很有意思。”

唐煌可没幽默感，也没这份情趣，面无表情地问道：“请问来意？”

绿衣少女笑道：“路过，听你拉提到女判官，所以来问问，我叫绿姬。”

绿姬，应该是名，因为绿不是姓，也许是外号。

但是，唐煌不想追问。

绿姬笑笑道：“你不必自我介绍，我知道你名叫做唐煌，看你的人还满不错的。”

唐煌还是那付面孔，冰声道：“你倒是路过得很巧，大路在庙前，这是庙后，距离十余丈，居然能听到我们的话声。”

绿姬秀眉一挑，道：“江湖上行走，如果耳不听目不瞬，容易被歹人所乘，你说对吗？”

话中若有深意的看了唐煌一眼。

马疯子拍拍屁股上的草屑泥土道：“我那宝贝儿子最教人不放心，非紧盯住不行！”说着，一歪一斜地走了。

唐煌望望马疯子的背影，心想：“沈燕山真是他的儿子么？不然，沈燕山何以安之若素？别的事可以承认，老子是不可乱认的。”

绿姬好象洞悉了唐煌的心事，像自语般地道：“他们不像是父子，如果是，马疯子定是被沈燕山气疯的。”

唐煌的目光，转回到绿姬身上，道：“你为什么要找女判官？”

“好奇。”

“好奇有时会招来麻烦的。”

怕麻烦何不乖乖呆在家里，出江湖干什么？”

这句话听起来也不无道理。

唐煌觉得这叫绿姬的姑娘，慧得可爱。

但他冷漠惯了，任何心事，绝不形之于色，而且，也不惯于跟女子打交道，说完的说完，便再没什么可扯的。

一阵冷风过，夹着泥土气，这是要下雨的兆徵，唐煌下意识的抬眼望了望天，归剑入鞘，转身便走。

“喂！你就这么走了？”

“我该怎么个走法？”

唐煌止住了脚步，但没回头。

绿姬道：“江湖胀不是敌人便是朋友，连招呼都不打么？”

“有此必要吗？”

“一般的礼貌而已。”

“在下最差劲的一点就是不懂礼貌！”说完，又挪动了脚步，他本来不愿这么说，但习惯成自然，他还是说了。

沙！沙！雨滴洒了下来。

唐煌走到破庙前，雨滴更密了，如果不找个地方避雨，非成落汤鸡不可，而眼除了这破庙，一里之内找不到避雨的地方。

唐煌略一犹豫，进入破庙，这庙的确破得可以，除了殿堂一角，勉强可以容身外，别的寺方全在滴漏。

唐煌迅速地奔上殿堂，只有片刻，衣衫便湿了一半，额头也在滴水。

又一条人影窜到，是绿姬。

绿姬似乎很不满刚才唐煌的冷傲无比，边用衣袖擦脸上的雨水边道：“我是来躲雨，不是来的找你。”

唐煌心里直想笑，但他笑不出来，冷冷地道：“我没说你来找我。”

两人各望着空处，谁也不再开口。

雨愈下愈大，没有停的迹象。

不习惯沉默的人，不说话是一种很难受事，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更使人难耐。

绿姬终于打破了沉默：“我该称你一声唐大侠吗？”

“随便。”

“如果是下雨，我们没机会交谈，你对女判官的看法